

<<亡魂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亡魂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408502

10位ISBN编号：7510408504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王跃文

页数：23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亡魂鸟&gt;&gt;

## 前言

这部小说写于九年前。  
2001年10月，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初版，2006年11月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。  
此为第三次出版。

翻看初版序言，不觉耳热。  
文字太煽情了，看着有些牙痛。  
不过，这却是我当时的真实状态。  
我原来也是有过青春的，并不从来就是温吞水。

《亡魂鸟》写得有些激情放纵，自己是沉溺进去了的。  
初版序言里有段文字是这样的：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。  
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。  
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。  
因为我知道，知青们祥林嫂一样诉说的苦难，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来最日常的生活。

但是，这却又是一代年轻人真实的苦难。  
一位远嫁日本的上海女子，读了《亡魂鸟》后，多年来一直同我通电话。  
她曾是当年下放农村的知青，有过一位像郑秋伦一样的初恋爱人。  
她的初恋爱人蹲了监狱，只是没有像郑秋伦那样被枪毙。  
她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日文。  
她似乎不懂文学书的出版事宜，但她这番用心很让我感叹。

时代就是命运，这个判断句式非常可怕。  
不光是那些知青，更多的一代一代的人，他们的命运都被所谓时代荒唐掉了。  
逝去的那些时代，都曾号称波澜壮阔。  
那些无助的苍生，或被抛向风口浪尖，或被埋进汪洋深处。  
写到这些时代的文学，便怎么也无法纯粹起来。

我梦想着写出抽离时代的作品。  
小说内外的人们，感觉不到所谓的时代，除了亘古不变的日月山川，只有与生俱来的原欲哀乐，只有普世皆懂的人间童话。  
然而现实的泥太深，我的双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  
我想超拔现实，却没有这个功力。

王跃文 2010年3月9日

## &lt;&lt;亡魂鸟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其实，亡魂鸟谁也没见过，鸟都是天黑了才出来。  
据说，荆都北湖的亡魂鸟是湖里淹死的人变的，是人的亡魂。  
《亡魂鸟》一书，叙述的是一个漂亮女人的离奇命运。  
书中的主人公维娜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知青，她爱上了农场的才子，高大英俊的郑秋轮，厄运便也就开始了，他们俩双亲双爱。  
他们双双在工作之余，到湖边钓鱼及到别的农场串门，都不知危险也在一步步地向他们迫近。  
场长郭浩然要拆散鸳鸯。  
他一言九鼎，郑秋轮遭到了报复，被定为重点改造对象。  
这是北湖农场的政策，郭浩然发明的。  
他将那些政策上有污点的，调皮的，得罪了领导的定为重点，集中由场里派工。  
郑秋轮被扣上了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受到场里批判斗争，维娜委屈求全，她为了庇护自己深爱的恋人，被迫同农场场长郭浩然结了婚。  
但她善良都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，最后，郑秋轮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了。  
维娜更凄惨，她离开郭浩然，独自扶养女儿，并承担照顾郑秋轮父母责任。  
正当她事业有成，又重新找到了心上人，却不幸因车祸葬身北湖中成了一只亡魂鸟。

## <<亡魂鸟>>

### 作者简介

王跃文，湖南省溆浦县人，小说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  
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。  
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国画》、《梅次故事》、《亡魂鸟》、《西州月》、《大清相国》、《苍黄》等，  
以及小说集、散文杂文集多种。  
他的文字始终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，颇受读者喜爱。

## &lt;&lt;亡魂鸟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陆陀成天惶恐不安。

他担心自己会发疯。

他知道自己肯定会疯的。

他见过自家两位疯了的长辈，一位叔叔，一位叔爷。

明天，或者后天，荆都街头会多出个满脸污垢的疯子。

很少会有人知道，这个疯子曾经是位作家。

陆家每代都会有人疯了，没有哪代人逃脱得了。

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，陆陀自己也害怕想起。

陆家人发疯，都是在40岁以前。

这个家族的人，40岁之前，都提心吊胆地活着。

你望着我像疯子，我望着你像疯子。

终于有一个人疯了，没疯的人才会松一口气，安安心心活好下半辈子。

老辈人讲，陆家人变疯之前，总是夜夜多梦。

陆陀最近正是多梦，稀奇古怪的梦。

陆陀昨夜又做梦了：一位女子，浑身素白，脸庞白皙而消瘦，眼窝子有些深，眸子亮亮的。

不知是白天，还是夜里，也不知是在哪里。

只有这漂亮的女子。

陆陀想看清楚她，却不敢正眼去望。

突然一声巨响，陆陀慌忙四顾。

再回头望去，那女子就不见了。

雷声越滚越远，间或在耳边炸响。

陆陀猛地睁开眼睛，心脏突突地跳。

雷声还在继续，像千万匹烈马在天边狂奔，经久不息。

陆陀有些说不出的惶然，身子虚虚的。

雨先是淅淅沥沥，继而暴烈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间了，陆陀不去理会。

没了睡意，睁着眼睛发呆。

闪电扯得房间白生生的，如同魔窟。

陆陀仍在想那位女子。

他平时做梦，总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有关。

哪怕是做那种难以与人言说的艳梦，同衾共枕的也是他熟识或见过的真实的女人。

可这位浑身素白的女子，他怎么也想不起是谁。

陆陀终日蜷伏在家，读书或是写作，倒也乐得自在。

不在书斋，就泡茶馆。

除非很好的朋友，概不会晤。

荆都的天气越来越有脾气了。

时序推移，已是春季，可没能让人感觉出一丝暖意。

阴雨连绵，冷风嗖嗖。

昨夜，雨下了个通宵。

早上，雨慢慢停了，却阴风大作。

陆陀还没来得及吃早饭，电话就响了。

表姐接了电话，应付几句了事。

陆陀早被电话搅得有些神经质，听到电话铃声胸口就发紧，便嘱咐表姐，一概说他不在家。

老表姐照顾着陆陀的生活。

那些挖地三尺都要找到他的朋友，就打他的传呼。

## &lt;&lt;亡魂鸟&gt;&gt;

传呼机颤动起来，他总要先查商务通，看看是谁，再回电话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表姐接了个电话，照例说他不在家。

表姐放下电话说：“是个女的，说有急事找你。

”表姐看上去有些不安。

陆陀笑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她硬要找我，会打传呼的。

”表姐也有些不敢接电话了，生怕话回得不妥，误了什么大事。

表姐没读过什么书，对文化人便有种天生的敬重，总以为陆陀是做大事的。

陆陀便暗暗自嘲：我能做什么大事呢？

没过多久，陆陀的传呼机颤动起来。

他查了商务通，没这个电话。

陌生电话，不管它吧。

可他又想自己是个琐事拖沓的人，有时朋友给了电话号码，没有及时存进去，过后就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

怕万一真是哪位朋友呢？

迟疑片刻，还是回了电话。

不料是个陌生女人，讲普通话，声音很好听，似乎还让他的耳边感觉到一股热浪。

“陆先生吗？

对不起，你不认识我。

我是你的读者，很喜欢读你的小说。

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。

”看来她知道陆陀在家里。

既然她不介意，陆陀也就不觉得难堪。

他道了感谢，便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

”她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冒昧地想见见你。

”陆陀不想见人，很客气地说着些推辞的话。

常有热心的读者朋友约他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

他实在不敢答应陌生读者的约见。

家人和朋友都嘱咐他别同陌生人见面。

天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呢！

人心叵测，谨慎自处吧。

陆陀也知道自己应该小心些了。

他的小说让一些人很不高兴，说不定别人会想什么法子对付他的。

比方荆都那位神功大师、著名慈善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就硬说陆陀的哪部小说影射了他。

大师的一位大弟子居然托人传话，说要对他如何如何。

陆陀听了，淡然一笑，也请这位朋友传话过去：“神功大师能在千里之外发功取人性命，就请他在北京、珠海或是香港朝我发功吧，看我不是在荆都就地毙命，或是七窍流血。

”陆陀传话过去快两年多了，他依然活蹦乱跳。

他想大师也许真是位慈善家，不忍杀生吧。

话虽如此，陆陀还是很谨慎。

他怕别人使出下三滥的手段，就从不同陌生人单独见面。

他独自出门，腰间总别着匕首。

作家多少有些狂想症的，他总想象自己如何对付下三滥：“唛”的一声，匕首出鞘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

真是好笑。

也许是作家的职业毛病，陆陀遇事总喜欢胡思乱想。

原本没影的事儿，叫他一番形象思维之后，就跟真的一样了。

比方，朋友约他吃饭，突然冲进几个警察，从他身上搜出毒品。

## &lt;&lt;亡魂鸟&gt;&gt;

他百口莫辩，只好进了局子。

如果摆不平这事，他就只好蒙受千古沉冤了。

他去宾馆会朋友，房间里没人，门虚掩着。

突然进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不由分说就脱衣服。

又是几位警察冲进来，他也就说不清了。

从此熟人和朋友们都知道陆陀还有这等雅好。

陆陀每次这么瞎想之后，并不觉得自己神经兮兮。

这可不是虚拟的电影场面，而是当今国际上很流行的政治战术，叫“搞臭法”。

大凡对那种道德形象很好的政治对手，没办法弄倒他，多用此法，屡试不爽。

中国已是全方位同国际接轨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向西方借鉴的呢？

陆陀常看见这样的新闻：警察采用此法抓嫖客。

警察买通妓女设局，引嫖客上钩，警察便黄雀在后，逮个正着。

嫖客自认倒霉，由警察几千几万的罚去。

如此高明的搞臭法，竟被派上这般下流的用场，真是糟蹋了。

陆陀说了很多客气话，就是不答应见面。

可这位女士很执著和诚恳，说非同他见见面不可。

陆陀只恨自己没有钱钟书先生那种幽默，讲不出鸡和鸡蛋的风趣话。

女士的声音突然忧郁起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个残疾人，脚不太方便。

我的经历相当坎坷，同你说说，说不定对你的写作有用处。

”陆陀就有些不忍了，说：“真不好意思。

我很感谢你关心我的创作。

我们约个时间吧。

可我现在手头正忙着，你看10号行吗？

”女士的语气平淡起来，说：“好吧，10号。

南方大道有个茶屋，叫银杏居，我们在那里见面行吗？

你可以记下我的电话。

”陆陀记了电话，又问：“对不起，还没请教你的芳名呢。

”“我叫维娜。

”她说。

陆陀放下电话，心里陡然涌起某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
他本想推托的约见，这会儿又嫌时间约得太晚了。

10号，还得等上一个星期！

整整一天，那位女士的声音总在他的耳边萦绕，似乎还伴着她温热的呼吸。

那声音好像具有某种魔力，叫他不由得去想象她的长相、年龄、职业，等等。

她的声音绵而圆润，这声音应该属于一位曼妙而温柔的女人。

他几乎忘了她说自己是位残疾人。

陆陀仍旧夜夜做梦，总是梦见那个女子。

他成天惶恐不安，老以为自己快疯了。

陆陀这一代，兄妹四人，他是老大。

他的两个弟弟和妹妹，都暗自以为他必然发疯。

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自己关在家里写小说，而且写的都是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。

这不是疯子是什么？

弟弟妹妹看上去都很关心他，总是说：“哥哥，别想那么多，过自己喜欢的日子，才是最要紧的。

”他知道弟弟妹妹的心思，也不怪他们。

他也觉得自己也许真的快疯了。

他的很多言行，别人都觉得不可理喻。

他想：自己如果命中注定要发疯，躲是躲不掉的。

<<亡魂鸟>>

即使他疯了，可家人就不会再发疯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
可是，只要想到弟弟妹妹会为他们自己没有发疯而庆幸，他的胸口又会隐隐作痛。

有的人越活越清醒，老了就大彻大悟；有的人越活越糊涂，老了就昏聩顽钝。

陆陀还不算太老，也不是很年轻了，他有时明明白白，有时懵懵懂懂。

比方预感，他就是将信将疑，信多于疑。

曾经有很多预感都神秘应验了，他便疑心苍天之上真有某种怪力乱神，时刻俯视着芸芸众生。

所以平日打碎了什么东西、听说了什么凶言、做了什么怪梦，总会让他迷惘：这是否又兆示着什么。

.....



<<亡魂鸟>>

编辑推荐

这是一曲让高尚的人流泪的女性祭歌。  
当她们的命运和某些权势男人联系起来的时候，她们便被不明真相的人们冠以了“红颜祸水”的称谓  
.....

<<亡魂鸟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